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大明奇俠傳 第二十九回 感時光鍾生流淚 思父母雲姐傷情

剪斷閒言，詞歸正傳。話說鍾生只為思親心急，一氣跑來，卻跑錯了，只得敲門問路，問明白了，方才依路找去。轉彎抹角，不一時望見雷峰觀，只見雷峰觀的山門已關了，山玉叩門。裡邊老尼姑問道：「是那一個？」山玉道：「是城裡章府上來鍾太太的。」尼姑聽見是章府上來的，開門引他到內客房邊叫道：「鍾相公，章府上有人在此看你。」

玉環聽了忙出房來，一見是哥哥，尤如：一朝得了珍和寶，猶恐相逢是夢中。

大叫道：「哥哥，你為何久留在此，也不回家看看？可憐苦得你妹子日日懸望！」山玉一見妹子，不由得放聲大哭道：「果然是妹子在此！母親怎麼了？」玉環道：「方才睡了，莫要驚他。」山玉道：「你為何到此？」小姐見問，一陣心酸，正是：愁人莫與愁人說，說起愁來愁更長。

玉環道：「哥哥，你妹子同母親幾乎喪命，你還不曉得麼？」山玉驚問道：「是何原故？」玉環便將陳玉送信、奉旨抄家拿問、因此逃走的話細細說了一遍。山玉聽了，大叫一聲：「罷了！罷了！」登時跌倒在地。正是：悲傷忍痛心難忍，氣塞咽喉跌在塵。慌得小姐、丫鬟忙忙扶住。救了半日方醒，哭道：「刁賊，刁賊，我與你何仇，害得我家破人亡！」哭個不止。小姐又問道：「哥哥，你進京的，為何在此處？」山玉道：「一言難盡！」遂將進京、雲太師不在家，如何雲太太留他，如何雲文設計，如何刁虎陷害，如何問罪充軍，如何遇紅元豹相救，如何落在杭州，細細說了一遍。玉環小姐聽了，說道：「如此說來，都是死裡逃生了！」二人說到傷心之處，兄妹抱頭大哭。正是：同胞兄妹情無限，訴到傷心欲斷腸。

兄妹二人正在痛哭，忽聽得鍾太太醒了，哼聲不絕，大叫道：「山玉兒呀！」山玉聽了，忙同玉環入房，跪在牀前，叫道：「母親，孩幾山玉在此。」太太聽了聲音，回過臉來仔細一看，哭道：「兒呀，莫非是做夢麼？」山玉道：「母親，是孩兒在此。」太太道：「你為何在此的？」山玉便道：「等母親痊癒了，再慢慢稟明便了。」太太當日一者得了人參之力，二者見了兒子，心中歡喜了些，登時病就好了一半。

當下山玉就在觀中歇了。兄妹二人談心，小姐道：「難得章員外父子分高義。」山玉道：「章江他與我猶如嫡親一般，日日不離。」小姐道：「他有位令妹，甚是尖伶美貌，我與他員外說話之時，他一雙眼睛只是上下看我，莫非看出我的破綻來了麼？」山玉道：「甚麼破綻？」小姐道：「我妝扮的破綻。」山玉道：「怪道章江口音有些隱話呢！」小姐道：「不好了，明日怎麼好見他？」山玉道：「落難之人，這有何妨。」兄妹二人談談講講，直到三更時分，還是夫人催他二人安歇，方才去睡。正是：三年別緒懷情重，一日相逢話更長。

話表兄妹二人安睡時，早已東方日出了。丫鬟取進臉水，二人梳洗，小姐改了妝，伏侍夫人用過開水、丸藥，正在商議搬家之事。忽見尼姑報導：「章公子來了。」山玉聽了，忙忙整衣出接，道：「昨日多感厚賜。」章江道：「豈敢，豈敢。」二人見禮，章江道：「請令弟奉揖。」山玉道：「並無舍弟。」章江道：「昨日會過，何出此言？」山玉道：「那是舍妹。」章江道：「就是令妹，也要見。」

山玉無奈，只得叫妹子道：「章仁兄在此，快來拜見。」玉環小姐改了妝，羞慚滿面，只得輕移蓮步，走出房門，向章江道個萬福道：「前日多謝。」章江忙忙答禮：「豈敢，豈敢。」見禮已畢，小姐便進去了。章江暗想道：「好一個才貌雙全的佳人！我章江若得與他偕配百年，也不枉為人一世。」正是：憐香愛玉多情處，才子佳人信有之。

那章江向山玉道：「令妹真乃才子，偕遠的途程，能女扮男妝，隨母到此，可敬，可敬！」山玉流淚道：「也是萬分無奈。」章江道：「卻是為何？」山玉道：「仁兄有所不知。」遂將抄家之事細訴一遍。章江歎息道：「從來好人多難，也是大數該當，不必憂愁，等尊兄鼈頭獨佔之時，自有報仇之日，且自覺懷！」山玉道：「目下無地安身，如何是好？」章江道：「這有何難！今有家父吩咐，命小弟特來奉請太太。道待養好了病，再作道理。」山玉道：「這斷不可打擾尊府。」章江道：「又來呆了！令堂年尊的人，庵中不大清靜便宜，對我舍下，就是一切的藥餌也順便多少。不要推辭，船與轎子就到了。」遂即命家人再打一乘大轎，家人去了。章江又叫雷峰觀的尼姑來，吩咐道：「鍾太太是我舍親，今日接到我家那裡去了，所有東西再來查。」尼姑答應道：「曉得。」章江又催山玉道：「快叫令妹收拾收拾，預備動身。」正是：多仁多義真君子，愛朋愛友重金蘭。

山玉見他來意真誠，遂入房將章江的話向母親、妹子說了一遍。夫人道：「好卻好，只是怎好打擾他家？」山玉道：「只得如此。」小姐遂去收拾隨身的物件，服侍太太梳洗，穿了衣衫，下了牀，吃了粥，坐在窗前，叫山玉請章江。章江入房，向太太道：「伯母在上，小姪拜見。」太太慌忙扶住道：「相公請起，老身少禮。」章江起身坐下。太太道：「方才聽得小兒之言，多蒙盛意，只是不當打擾。」

章江道：「只恐有慢。」正在談論家常，忽報家人領轎子到了，章江遂請上轎。山玉同小姐攙扶老太太上了轎，小姐也上了轎，章江引路，同山玉與丫鬟回章府去了。正是：青山綠水西湖景，玉面朱唇紅內人。

夫人、小姐等上了舡，不一時到了章府的碼頭，早有家人伺候，伏侍太太、小姐等坐了轎，一路行來。不一時到了門口，家人通報，章院君同紫蘿小姐迎出前廳，接進後堂。

行過禮，賓客坐定。茶過三巡，鍾夫人道：「小兒在此，多蒙照應，老身又如此蒙愛，叫我何以為報？」章院君道：「豈敢！」二位夫人言來語去，談得知心合意。二位小姐、公子也是你親我愛，分相得、親熱不過。

當晚章院君設宴相待鍾夫人。前廳是員外、公子陪山玉飲酒，後堂是二位太太、二位小姐飲酒，那大腳丫鬟也改了妝，在旁邊伏侍。正是：一家骨肉團圓樂，多感恩多義廣人。

章院君正席，細看玉環小姐，改了妝比先越發標緻了，便向鍾夫人道：「令愛這樣才貌雙全，真是女中男子，但不知青春多少？可曾納聘？」鍾夫人道：「尚未聯姻。」章院君道：「小兒今年一十六歲，只是頑劣不堪，意欲求借秦晉，只恐高攀不起。」鍾夫人道：「豈敢，豈敢。今朝老身會見令郎，也有此意。既蒙不棄寒微，定當如命。」章院君大喜，遂在手上抹下金鐲一雙，雙手送與鍾夫人收了。玉環見許了章江，心中暗喜，面上含羞，只是低頭不語。

不表後堂之話，且言前廳章員外見山玉才貌雙全，久欲將女兒許配與他，不好啟口，今見鍾夫人、小姐到了，便向山玉道：「鍾兄，老夫有句話，不知意下如何？」山玉道：「老伯有話，但說何妨，小姪無不聽教。」章員外道：「老夫有一小女，鍾兄有一令妹，意欲彼此共聯秦晉，不知尊意如何？」山玉一聽此言，心中大喜，暗想：「章小姐乃絕色佳人，配了我，也不枉我胸中才學；章江乃有情才子，配了妹子，也不枉妹子的風流。」遂離席深深打一躬道：「敬領老伯的尊命。」正是：一言彼此心如願，天賜良緣千里逢。

章員外見山玉允了親，心中大喜，遂吩咐章江道：「你二人親雖做了，只是要等你們名登黃甲、聯步青雲，方許花燭。」章江大喜。員外又向山玉道：「你如今也不必在水月庵了，就搬到舍下，同孩兒苦讀。倘有好處，一者代令尊報仇，工者又不負老夫之意。」山玉答道：「是。」當晚盡歡而散。鍾夫人同小姐在章小姐樓上住了。次日，山玉收拾行李，別了水月庵內僧人，來到章府，同章江在外書房讀書。

郎舅二人乃天生的才子，不用請師，每日間就是他二人彼此講究講究，每日三更，分用心。正是：三更燈火五更雞，正是男兒立志時。自此山玉在章府讀書，倒也相安，這且不表。

話分兩頭。再言雲小姐自從被刁虎一搶一鬧，他逃到山東趙府上母舅家中過了三年。京中來往雖有信息，他每日只是憂愁，悶

懷不展，面帶憂容。思想父母，只不知父親何日還朝，只不知母親可還康健，又憂著雲文不孝，母親無人侍奉，可憐他每日厭厭瘦損，暗來愁懷。那一日春光明媚，梳洗已畢，同了幾個表姊妹們到花園遊玩，散散悶懷。偶到書房內裡一走，卻見哥哥不在書房，桌子上頭堆積了無限的書籍，正是滿架經籍，四壁圖書。雲小姐遂入內看看經書，翻翻史籍。忽見一本京報，雲小姐從頭一看，遂大叫了一聲：「痛殺我也！」登時粉面焦黃、桃腮雪白，忽然一跤跌倒在地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